



二、总说分二：一、堪能诸有情导师 二、显示导师事业之相

一、堪能诸有情导师分二、一、略说 二、广说

一、略说

【诸有情师，】

诸有情师：于一切时方无偏所有有情，佛陀开示利乐之道，故称“诸有情师”。

《十住断结经》云：“号导师者，令众生类，示其正道故。（之所以名为导师，是因为对众生开示正道的缘故。）”

《华首经》云：“能为人说无生死道，故名导师。（能为众生宣说无生无死的妙道，所以称为导师。）”

《大方便佛报恩经》云：“大导师者，以正路示涅槃经，使得无为常乐故。（之所以称为大导师，是因为以正道开示涅槃的教法，使众生获得无为法的永恒安乐的缘故。）”

经云：

若见痴黑暗，常覆众生心，

陷入生死狱，胜仙发悲心。

如是以大悲恒时开示解脱之道。

《谛者品》云：“如果见到众生在因位，内心常常被愚痴的黑暗蒙蔽，在果位陷入生死的牢狱，大仙佛陀就会生起大悲心。”

二、广说

【诸菩萨父，众圣者王，往涅槃城者之商主。】

志求无上菩提而不退转的诸勇猛菩萨，续佛慧命，于圣法藏获得自在，护持所余所化，将于不思議智慧之佛果自在而转，故如转轮王子本具王相，由此称为佛子。

嘉祥大师在《法华疏》中说：“大机既发，有绍继之能，为佛子义。”

诸菩萨父：“诸菩萨父”，即初播种性之种、中间养育断证、后于十地授职灌顶之佛，称之为“父”。

如吉藏大师说：“悟解一乘，堪绍继佛种。”

《大智度论》云：“佛为法王，菩萨为法将，所尊所重唯佛世尊。”

众圣者王：“众圣者阿罗汉等之王”，即如大阿罗汉长老舍利子、目犍连，也于佛制学处纵微细分亦舍命不犯，而需要唯一安住世尊法王之善说，获得自道之果，故称“众圣者王”。

往涅槃城者之商主：又以佛亲自及佛种种事业，将众生安置于道之所依、道以及道之究竟中，而能去往究竟三菩提任何一者的安乐城，即是度越轮回苦海犹如引领商队之商主，故称“往涅槃城者之商主”。

我们先讲一个商主的故事：在《大悲经》当中，佛告诉阿难：

过去世有一位大商主，为了取宝，带领商人进入大海。他们乘的船上装满了各种珍宝，到大海中央时，船只突然出现事故，商人们都非常恐惧，生起极大的烦恼，其中有些人得到船板，有些人浮水度海，有些人因此而命终。

我在那时做他们的商主，出现事故后，在大海中，正用浮囊时，有五个人对我呼救：“商主大士，求求你，给予我们无畏。”

我就安慰他们：“你们不要害怕，我会让你们安稳度过大海。”当时我身上带有利剑，我心里想：“大海之法，不宿死尸，如果今天我牺牲自己，这几个人一定能在这次海难中脱险，安全到达彼岸。”我这样考虑之后，就叫商人好好抓住我的身体，商人们有些骑在我背上，有些抱住我的肩，有些捉住我的大腿。这时候，为了让他们得到无畏，我生起大悲，发了大勇猛心，以利剑斩断自己的命根而死。这时大海漂起死尸，五个商人因此安全度过大海，得到安乐。当时的商主就是我的前身，五个商人就是今天的五比丘。以

前，这五位比丘在大海中，是以我而得到度脱，今天又是由我从生死大海中度脱他们，把他们安置在无畏的涅槃彼岸。

月称菩萨在《入中论——菩提心离垢地品》中说：

犹如大海与死尸，亦如吉祥与黑耳，

如是持戒诸大士，不乐与犯戒杂居。

不仅仅是五比丘，全世界的佛教徒都是在佛陀的引领下趣向解脱的彼岸。

二、显示导师事业之相分三：一、显示佛之意业 二、显示佛之语业 三、显示佛之身业

一、显示佛之意业

【妙智无量，辩才难思。】

妙智无量：安立成办利益所化之主要方便——十力，安立宣说正法时主要方便——四无碍解，智慧自性就不同侧面所分之五智，于三世无著无碍转入之三智，归纳而言，即如所有智与尽所有智二种，再归纳即摄于唯一自然智慧一切智智之中。彼智慧等同时方所摄所知法数而无量，以比喻、计算、推理等何时亦难测边际之故，以分别心无法衡量，故称“妙智无量”。

《广论》中说：“智功德者，谓于如所有性、尽所有性，一切所知，如观掌中庵摩洛迦，智无碍转，能仁智遍一切所知。”

辩才难思：获得如是不思议智慧之故，从一词或一事敷演，经无量劫宣说，辩才亦无穷尽，故说“辩才难思”。

《大宝积经》云：“其夜如来逮无上正真道，成最正觉，至无余界泥洹之界，灭度日夜，于其中间，施一文字，以能颂宣，一一分别，无数亿载，讲演布散，无限义理。”

如经云：

若诸有情于一时，发多定语而请问，

一刹那心遍证知，由一音酬各各问。

以四无碍解于大会中作狮子吼，如是方名辩才难思。对此虽有释为语之事业，然为语之因——意之事业。

二、显示佛之语业

【语言清净，音声和美。】

语言清净：“语言清净”，是就离过而言，即无论句义，以懈怠等八种所表示的诸过失，极微尘许亦无有。以彼语遣除毛发竦然，唯令众人欢喜，犹如极度黑暗中的月光一般。

弥勒菩萨在《大乘经庄严论——说法品》中说：

懈怠¹及不解²，不予说法机³，

未定⁴不断疑⁵，离彼不解说⁶。

厌烦⁷与吝嗇⁸，此等许语过，

无有彼等故，佛说成无上。

音声和美：“音声和美”，即语言柔和委婉等，具有如海妙音支分，由此现前能令众生心生喜悦，最终赐予究竟利乐之果。

如《大乘无上续论》云：

总之宣说尽世间，天及地住安乐因，

此等无余皆依靠，普世遍现佛圆音。

《大乘无上续论》当中说：“总而言之，尽世间界一切诸天和地居人类等增长无漏大安乐的因，全部都是依靠周遍世间显现的如来圆音。”

《大宝积经》上说：“其舌之门，口宣音响，闻所宣音，莫不悦喜。（如来的音声，众生听到无不喜悦。）而演如来言辞之教，散一音声，悉普周遍，众生所想，众生心念。（如来演教，所发出的每一个音声，都能周遍一切众生的所想或者心念，这就是普世遍现的圆音之相。）是则如来从口敷演，如来言辞，出六十品，各异音声。何谓六十，

吉祥音、柔软音、可乐音……无住音、响普入众会音、宣诸德音。……是为如来六十品音，其如来音普遍十方诸佛世界，可悦一切众心性行。（这是讲如来的六十妙音支分，以及它的作用。）”

《普贤行愿品》云：

各以一切音声海，普出无尽妙言辞，

尽于未来一切劫，赞佛甚深功德海。

三、显示佛之身业

【观身无厌，身无与等。】

观身无厌：“观身无厌”者，即一身分殊妙端严，能悦众心仰瞻无厌，犹如乍见稀世奇珍，悦意喜筵恒时不退之佛身，于彼仰瞻，心无厌足。

身无与等：“身无与等”者，下至佛一毛孔放一光明之微妙，亦皆映蔽世间一切圆满，故能相等者丝毫亦无。

《大宝积经》云：“其如来者，从身放光明，若干种色，无央数色，不可计限，百千曜色。其光所照恒河沙数等诸佛国土，光明远照，所奉行业，众生皆从彼开化之，以是无业、所作行无。”

《华严经》云：“世间所有诸光明，不及佛一毛孔光。”

《佛升忉利天为母说法经》云：“佛言，目连，如来发意之顷，以一毛孔现江河沙等如来至真三十二相，具足微妙自然颜貌，随形而化，普为说法。（如来一发意时，以一个毛孔可以显现等同恒河沙数的如来三十二相，具足微妙自然之相，随众生而化导，普为说法。所以，世间一切圆满，也比不上佛的一毛孔这样微妙。）”

《佛本行集经》云：“假使此大地，及城邑聚落，山河诸树木，皆成阎浮金，佛一毛孔光，具足威德相，翳彼如聚墨。”（假使大地、城邑、聚落、山河树木这一切都变成金光灿灿的阎浮金，但是佛只要一毛孔的光，就具足威德相，足以使得这一切都黯然失色。）

《佛说大乘菩萨藏正法经》云：

所有日月诸光明，帝释梵王光明等，

乃至色究竟天光，而悉不及佛光相。

（所有日月的光明，帝释大梵天王的光明等，乃至色究竟天的光明，都不如佛光。）

色究竟天等诸光，乃至三千大千界，

比佛一毛孔中光，十六分中不及一。

（色究竟天等的光，乃至三千大千世界的光明，和佛一毛孔当中的光相比，不如它的十六分之一。）

或者，不论应机化现何种，不能取其时方之量。

《大宝积经》云：“色相威好，犹如虚空，不可得边，如来之身，无际若斯。”

无论何人见佛身时，身心剧苦亦如梦醒般能获止息之相，详应以经典公案庄严而宣讲。

《大宝积经》云：“寂意，且观于如来身旷然无极，甚妙坚固，犹如金刚，而身柔软，如细天衣，或时上妙显微妙身。（在密迹金刚力士会上，密迹金刚对寂意说，你观一观如来的身体，那是广大没有边际的，而且微妙坚固，像金刚一样坚牢，不可破坏，又是极为柔软，像细软的天衣一样。）天人玉女，稽首足下，礼如来身，触如来足，柔软极细，不可为喻，悉发无上至真道意，永无众尘。（善男信女们，顶礼在佛的足莲之下，触到如来的双足，感觉到柔软微细，无法比喻，而且一触到佛足，心里就发起无上真实的菩提心，从根本上永离各种心垢。）若贪淫人，嗔恚愚痴，若有等分，见如来身，适值目睹，其淫怒痴所有等分，一切身行，悉为消除，无复众尘。（贪心重的人，或者嗔心重的人、愚痴心重的人，或者贪嗔痴等分的人，只要见到如来的身，在他眼见的当下，贪嗔痴或者等分一切的身行顿时消除，内心清净不再有心垢。）若有慳贪、犯戒、嗔恚、懈怠、乱心、愚痴，使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一心、智慧。（如果他们相续中有六度的违品，也都会得以消除而真实发起六度。也就是说原来慳贪的人从此能够布施，原来犯戒的人从此能够持戒，原来嗔恚的人从此能够安忍，原来懈怠的人从此能够精进，原来散乱的人从此能够一心安住，原来愚痴的人从此拥有智慧。）取要言之，若有离于清白之法，见如来身，弃不善想，皆修德本。（这是总结，简要来说：即使自己远离白净善法，但以见到如来身的因缘，就能舍掉不善的心，而完全转向修习功德之本。）”

在《阿婆檀那经》上说：“佛陀在祇桓居住时。有一天，佛经行，舍利弗伴随跟在旁边。这时，有一只老鹰追逐一只鸽子，鸽子飞到佛的身边停下来，佛经行的影子覆盖在鸽子身上，鸽子立即就安稳下来，怖畏当即遣除，不再出声。随后，当舍利弗的身影过来时，鸽子还是像原来一样怖畏，出声颤栗。

舍利弗问佛：“既然佛和我的相续都是没有三毒的相续，那为什么佛的身影覆盖鸽子时，鸽子不出声，不再恐怖，而我的影子覆盖时，鸽子还是做声，像原来一样发抖呢？”

佛说：“你的三毒习气还没有消尽，以这个缘故，你的身影覆盖鸽子时，鸽子的恐怖还不能遣除。”远离一切过失的佛陀，连身影盖在鸽子身上，都能当下遣除怖畏，可见佛身的加持不可思议。

《大智度论》中说：有人生很大的嗔心，不能够自控，变成痴狂；有些愚痴的人很邪恶，以灰涂身体，披发、裸体，精神失常，专门吃粪便；有些人得了疯病或热病，或者病重而发狂；有些人被恶鬼控制；有些人愚痴，喝雨水而发狂，像这种种心志失常的状态，都叫做狂。但是以见佛的缘故，狂心都能得正，精神都能恢复正常。

《大智度论》当中又讲到：恶业的报应会感得身体丑陋，或者今世被强盗、刑法等，种种因缘造成身体残废，或者得风寒、热病，身体长恶疮而腐烂，这些都叫做形残。而这些形残只要得到佛陀大恩的加被，都能够恢复如初。比如犍坻，他是波斯匿王兄长的儿子，人长得很端正，而且勇武健壮，性格也很和善。

波斯匿王的夫人见到犍坻，心里生起贪著，就秘密地召唤他，想和他发生关系，但是被犍坻拒绝。于是国王夫人大发嗔怒，在波斯匿王面前诬陷犍坻，波斯匿王听信谗言，对犍坻处以残酷的刑罚，把他节节支解，扔到坟场当中。但是犍坻并没有死，到了晚上，老虎、豺狼、罗刹等都围过来，想要吃掉他，情形非常可怕。这时正好佛来到他身边，佛的身光照在他身上，他的身体就立即恢复如初，心里生起大欢喜，佛为他说法，他即证得阿那含果。佛牵着他的手，快要回到祇桓时，犍坻说：“我的身体本来已经毁坏，是佛陀您恢复了我的身体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所以我应当尽形寿，以我的身体供养佛和比丘僧。”

第二天，波斯匿王听到这件事之后，亲自来祇桓精舍对犍坻说：“是我错了，我向你忏悔，你实际上并没有罪过，是我冤枉了你，对你施加很残酷的刑罚。今后，我和你分国半治。”

犍坻说：“我对这个世间已经厌倦了，国王你没有什么罪，这是我自己前世造业应得的果报，我现在以身体供养佛和比丘僧，不想回去了。”

像这样，如果众生残疾、六根不具足，蒙佛光的加被，当下就会恢复，所以说“乃至形残皆得俱足，蒙佛光明，即时平复”。

在《杂阿含经》中说：有一位名叫婆四吒的婆罗门，她生过六个孩子，但是命运不济，六个孩子都相继死去，她一直思念着孩子，想得精神发狂，发疯之后，披发裸体奔走在路上。有一次，她远远见到佛陀，心识马上就恢复正常，这时她因为裸体，非常羞愧，缩着身子蹲在那儿。

佛就告诉阿难：“取你的僧衣来给她穿上，让她来听法。”阿难给她衣服，她穿好后，到佛的面前顶礼，佛给她说法她受三皈依，成了优婆夷。这样，婆罗门母欢喜而去。等到她第七个儿子命终时，她也不再像以前痛苦。

在《阿育王经》中说：当时，世尊将要进入城市，在佛的脚刚迈入门槛时，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时都发生了。盲人见到光明，聋子听见声音，哑巴能说出话来，跛子可以行走。关闭着的牢狱，一时之间都打开。互相之间有冤憎的仇人，也都相互慈爱。被系缚的牛犊自然解脱，奔向母亲的怀抱。一切野兽，象马牛等的心识都生起很大的欢喜，它们都一起吼叫，一切飞鸟，鹦鹉、舍利、孔雀等，都鸣声相和。很多的庄严具，种种的宝物，都自然发出声音，一切音乐自然响起。这时，整个大地自然清静，没有秽恶，没有砂砾，没有瓦石，没有荆棘，没有毒草。大地六种震动，东涌西没，西涌东没，南涌北没，北涌南没，中央涌四边没，四边涌中央没，然后整个大地周回旋转，显现出各种各样的奇特瑞相。

在《释迦谱》上记载：当世尊要前往故国迦毗罗卫国时，梵天、帝释、四大天王都来送佛，天上下香雨，散华烧香，竖起很多幢盖，四天诸天走在前面，梵天、帝释分别侍奉在佛的右边和左边，比丘们跟在佛的身后。

佛刚上路时，就感得瑞相现前，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动，百年枯树开花结果，枯竭的溪涧自然涌出泉水。净饭王见到这些瑞相，知道是佛陀来了，下令大臣百官出城迎接，大家都向佛顶礼。在佛入城门，脚过门槛时，大地震 动，天雨众花，乐器都鸣响起来。

这时，盲人能见光明，聋子能听见声音，跛子能走路，病人痊愈，哑巴能说话，狂乱者恢复正常，驼背身体自然变直，中毒者毒不能起作用，百鸟禽兽都相和鸣叫，妇女身上的首饰都自然发出声音。人们见到这些变化，无不欢喜，家里的宝藏也自然开发，充满珍宝。以前内心不和合的，都互相和好。

而且，畜生触到佛光，都能生天，孕妇触到佛光，生产的苦痛都变得轻微，都能生下端正妙好的孩子。并且，人们内心的贪嗔痴也都消除，不再有尘劳，人们相见，都像见自己的父母、兄弟，见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地狱众生的痛苦得到休息，饿鬼得到饱满。他们都沿着光，来到佛前，皈命世尊，发起道心。

通过以上这些例子，就可以了知：见到佛身有不可思议的加持。

